

每个人心里都在筑一座城，一砖一瓦地加高城墙，直到有一天，才发现，不仅别人进不来，自己也无法出去。相爱的人，要为爱自己、自己爱的人拆了心城。

玖玖著

住在我身体里的那个人

似乎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只要抬起头来，他就在她的面前。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似乎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只要抬起头来，他就在她的面前。

每个人心里都在筑一座城，一砖一瓦地加高城墙，直到有一天，才发现，不仅别人进不来，自己也无法出去。相爱的人，要为自己，自己爱的人伤了心城。

玖玖

但在我身体
里的那个人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住在我身体里的那个人 / 玖玖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1.8
ISBN 978-7-5104-1975-1

I. ①住… II. ①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42110号

住在我身体里的那个人

作 者: 玖 玖
责任编辑: 陈海燕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<http://www.nwp.cn>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889×1194 1/16
字 数: 150千字 印张: 14.75
版 次: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975-1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楔子

不是每一个灰姑娘都可以成为公主的，安澜自幼就明白这个道理。按照童话里的描述，灰姑娘有一个懦弱的父亲，一个凶残的后母，还有两个漂亮却又善妒的姐姐，而她完完全全符合了这个背景，同时还有一个弟弟，后母带来的邪恶弟弟。

小时候的她，相信童话，相信莫须有，相信灰姑娘总有一天会成为公主……可惜时隔多年，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，她仍然只是一个灰姑娘，一个隐匿在都市中的灰姑娘。

目

录

|

楔子 001

重逢 001

大学 009 母亲 046

纠缠 062

死亡 079 丧事 116

照顾 151

情迷 166 求婚 183

放手 194

心墙 208

目
录

001

|

重

逢



“安老师，我人老了，有些东西说不好，你别责怪……”金老师是市数学教研组前任组长，他低着头看笔记，说话时脸上的皱纹略微抽动，看着十分亲切。

安澜忙道：“金老师，有您的点评我可是受宠若惊，请您指正。”

教育局在市实验中学举办了一个大规模教研活动，一个星期后安澜要在这次教研活动上讲公开课，今天这节关于《数趣·幻方》的试讲，是数学组研究了很久才决定的方案。为了将这堂课讲得有趣味，安澜换了七八个方案，花了很大的心血，此时听了金老师的话，不由得略略泄气——看来还有明显的瑕疵。

“教态不错，教材也可以，不过有些地方没有跟课本紧密联系，还有讲课的时候一定要自信，一些语言上还是需要改进……”金老师课听得很详细，密密麻麻地记了一堆，说得也很在理，安澜心服口服，连道感谢。

一转眼到了午饭的时间，安澜便约金老师同去吃饭。在场的还有一名见习生，是个女孩子，昨天刚来，脸微圆，样子眉清目秀，话不多，安安静静地认真听着，偶尔记点笔记。安澜想起了自己见习的时候，一个人总是有点孤独，便走过去微微一笑：“同学，一起去吃饭吧。”

“好！”她亦回以微笑，眼眸亮亮的，有几分喜色。

一行人去了教师餐厅，路上女孩子拉住安澜的手，“安老师，我

记得我曾经见过你。”

安澜一愣，笑出声来，“跟我说这句话的人，你绝对不是第一个。”

确实，这句话她听过多次，时下的男友何远航便是这么跟她搭讪的。他是隔壁班学生何适的叔叔，因为何适犯了错，作为家长来过几次办公室，也不知道怎的就看上了安澜，拼命追求，整日里送花送礼物，行动高调，惊动了整个办公室。安澜为了这事儿烦透了心，有一次叫了何适来，请他带话，让何远航不要这样，影响不好。何适嚼着口香糖，挑着一对凤眼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老师，您这就不对了，您知道我叔为何追求你么？合适呗！”

安澜当下无语，挥了挥手让他回去。何适走了几步又笑咪咪地回转头，白净的脸上尽是不正经的笑容，“老师，您告诉我，我叔有什么不好，我回去让他改！”

安澜挥着手，“太热情了，我吃不消。”

“哦，原来老师喜欢温水煮青蛙。”

何适的背景安澜多少了解一些，听说爷爷是军区的干部，父亲从政，母亲从商，何远航当然不会差到哪儿去。他长得好看，出手大方，会哄人，定是不缺女孩子喜欢的——她这样的身份，高攀不起，也折腾不起。

安澜赴了一次约，想跟他说清楚，让他别把时间浪费在她身上。约在一个咖啡馆，她喝不惯咖啡，即使与那个人相处了三年，她亦没有养成喝咖啡的习惯。何远航见安澜对着咖啡皱了眉头，果断地撤了咖啡给她要了一杯果汁。

何远航的凤眸跟何适长得很像，微微一眯，带着几分高兴，“安老师，我认为我们很适合。”

安澜觉得这话说得也未免过于直白，斟酌再三，正色说：“何先生，我认为我们两人之间门不当，户不对。”

确实，门户将他们两人隔了十万八千里。

“你不明白的，我对你一见钟情。你知道何为一见钟情吗？是一种热烈澎湃的情感萌芽，就是我心心念念了很久的女人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中，我的感情便如火山喷发势不可当。”

安澜总觉得这对叔侄是同一个母体里出来的，连说话的方式都那么像。她叹了一口气，“何先生，一见钟情或许只是你对我的第一印象，你对我并不了解。两个人在一起，还要考虑很多因素的。我过去谈过恋爱，失败了。”

何远航抿了一口咖啡，似在想些什么，有些自言自语道：“就是因为失败了，才应该在另外一场恋爱里找点甜蜜。”

“而且我对你并不是一无所知，我们见过好几次面的，我在等何适的时候也听过你讲课……也听其他老师说过你的事……”

安澜对何远航的印象并不大好，这样的花花公子，油嘴滑舌，自以为是。那天的谈判并没有继续下去，安澜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。

之后，何远航没有先前那般天天给她送花送礼物了，但是偶尔在她有空的时候会跟她通电话，周末的时候会约她吃饭。他叫她四五次她可能出去一次，时间久了，安澜倒是发现何远航这个人不错，虽然有些缺点，比如吸烟，逛夜店，可他直接。

何远航在安澜面前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缺点，他说“吸烟的男人

性感”，还说，“逛夜店的男人不一定是花花公子，偶尔累了找个地方放松一下，如此而已”。

幸好她也不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。

不过他也算是个绅士，在她的面前从来不吸烟，因为她说讨厌烟味。

他很轻易地便知道安澜的喜好，什么都依着她。知道她喜欢看文艺片，就买好了票等她；知道她喜欢吃某家的甜食，经常以“顺便”为由给她带一份。

时间久了，安澜也就慢慢接受了，她总不可能为了一个人，永远不恋爱。

教研活动如期举行，这一日，几乎整个W市的顶尖教师都莅临实验中学参加这个活动。安澜在金老师评课之后，调整了先前的教案，为了这节课，她这几天都没睡好。

早上，何远航专门起早开车送她来学校，临走时，还给了她一块巧克力，摸了摸她眼上的黑眼圈，心疼道：“放松一点，加油。”

“嗯。”安澜回头看他，他的皮肤在阳光下特别白皙，那双凤眼微微眯起，带了一点儿妖娆，很漂亮。

早上的教研活动结束之后，连日来压在心里头的石头落了地，安澜重重地吐了一口气。吃完中午饭，才到办公室，却见何适坐在她的电脑前打游戏，见她进来，回头冲她坏笑，“老师，看你一脸春色，看来上的课很顺利。”

安澜有些气急败坏地过去拧他耳朵，“你语文老师没有教过你怎

么用成语么？”

何适指着一旁的吴老师道：“吴老师曾经教过我，我的语文成绩如何你可以问他。”

一旁的吴老师听罢扑哧一笑，“你这孩子，可真皮啊。”

以前何适在初中的时候，安澜还可以光明正大地压制他，如今他上高一了，油滑油滑的，一脸嬉笑老不正经，骂也骂不过来了。

安澜忍不住说他：“你啊，有事没事往这儿跑，今天星期五，不用上课？”

“现在不是午餐时间么？叔叔说食堂的饭菜太难吃，让我给你带点好吃的，喏，给你。叔叔还说你瘦了，多吃点。”说着，何适从办公桌底下拉出一个大袋子，“这里面有好多，别一个人独占了，给其他老师也分一分。”

安澜哭笑不得，这孩子此刻又是一副大人样，接过袋子拿了一盒牛肉递给何适，“你胃不好，多吃点，完了去上课。”

别的老师笑了起来，安澜将这些食物给其他老师分了，见实习生也给了一份。见实习生也不客气，接过来津津有味地吃着，并道：“老师，不过几日，您的水平大大提升啊。”

这话安澜听着还挺受用的，工作方面她很认真，也希望被认可。

见实习生又说道：“老师，可以给我你们班的班级资料么，我的见习表格需要填一下。”

“嗯，可以，你需要什么资料？”安澜顺手接过她的见习表格，表格的首页写着名字，黎晓雅，倒是挺文静的名字。

下午的时候，安澜带的班是自习课，但她要给别的班上课，便让黎晓雅去看管一下。安澜在隔壁班上课，听到自己的班有点吵，以为黎晓雅没办法镇住堂，刚想过来说几句，透过透明的窗户看到黎晓雅站在讲台上，带着几分不怒自威的神态，冷声道：“不想上自习的给我站出去。”

安澜看着她的神态，突然想起一个人，很是神似。

黎晓雅在学校基本上跟安澜在一起，听她的课，中午跟她一起吃饭，平日里跟她探讨一些教学经验，不过毕竟是个大三的孩子，对于老师还是有些惧怕，并不敢乱开玩笑。

见习期的两周时间过得很快，黎晓雅走的时候有些依依不舍，“安老师，我真喜欢你。”

安澜微微一笑，“我也喜欢你，回去好好准备下试教，一定要多练几遍，熟悉了就好。”

此时时间有些迟了，两人一起到学校门口，都在等人。黎晓雅笑嘻嘻道：“老师，你等男朋友？”

“嗯。”安澜大方地点头，“你呢？”

“我堂哥，诶……他来了。”一辆凯迪拉克在学校门口停下，车窗徐徐摇下，安澜看过去，正好对上一双狭长冷静的眼。安澜的身体瞬间僵硬，脑袋空白一片，恨不得地上多出一个大口子把自己埋进去。这四年来她无数次想过再遇上他的场景，真的相遇却是在此时此刻。安澜手指痉挛，握在手中的手机就似要滑下去。

安澜恍恍惚惚地看着他，恍然还在梦境中，却没有一次比这次真实。

“安老师再见。”黎晓雅对着她挥手。

“再见。”安澜稳定了一下心神，对她笑笑，心脏快速地跳动着，视线不住地往远处拐角的方向看去，希望何远航这个时候能够快点来，将她带得远远的。

那个男人却开了车门走下来，他每一步都踩在她心上，咚咚作响。他身着黑色西装，下巴倨傲，眼眸深暗，眼底蕴藏着一层看不真切的愤怒。安澜胸闷得越来越严重，喘不过气来，即使相隔了这么多年，她在他的面前依旧无法冷静下来，他的突然出现令她措手不及。

那个男人对着安澜伸出手来，“你好，安老师，感谢您这段时间照顾小雅。”

安澜低下头，调整了自己的呼吸，也伸出手来，跟他轻轻一握，笑容僵硬，“你好，这是应该的。”

“好久不见。”他握着她的手，有一瞬间的恍惚，很快松开她，对着有些惊讶的黎晓雅抬了抬下巴，“晓雅，走了。”

“哦。”黎晓雅向安澜挥了挥手，黑白分明的眼中带了几分惊讶，安澜也对着她挥挥手，突然知道黎晓雅那天说，她以前认得她，或许是真的。

看着那绝尘而去的车子，安澜整个人呆愣愣的，直到另一辆车停在她的面前，何远航坐在车里对着安澜吹口哨，对她招了招手。

安澜快速地上车，何远航体贴地替她系上安全带，又顺便亲她一下，捏了捏她的脸，弯着唇，“你怎么老喜欢发呆，傻乎乎的。”

“突然想到了一些事情而已。”安澜轻笑起来，掩饰着自己脸上的苍白。

—

大

学



安澜不记得妈妈什么时候离开的，四岁还是五岁？她忘记了，只记得有一天父母那些无休止的争吵突然之间停止了。妈妈走的时候，她哭了很久。上一年级的时候，爸爸带了一个女人回来。这个女人很美，比妈妈看着要年轻些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脖子上带着一串粉色的珍珠项链。爸爸替她提着行李包，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婴儿，身旁跟着两个女孩子。女孩比安澜要大上一些，看她的时候眼中有些敌意。

安澜以为以后的生活会好上一些，至少不用再吃生冷的饭菜，却没料到这是她噩梦的开始。继母的刻薄，两个姐姐的欺压，她的童年从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直到高二，被过继到了姑姑家。

姑姑的说法很明确，“我是拿你当女儿，以后衣食住行读书方面不用担心，但是日后你可要好好孝顺我。”

安澜诚心诚意说：“姑姑，您放心，日后该如何报答，我心里明白。”

安澜的好日子并没有如她所想的那样到来，高考结束后，表弟刘冕将她按在拐角处的墙上，眼神炽热，在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重重地吻她。

安澜顿时愣住，她看得懂表弟眼中的炽热，一把推开他，下意识地甩了他一个巴掌，尖着嗓子喊道：“刘冕，我是你姐！”

因为不可置信，她的声音带着浓浓的愤怒，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颤抖着。这个表弟跟她关系自幼就亲厚，他总是会给她带好吃

的，而她有了什么好消息也是最先跟他分享，可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姐弟。

“安澜，我知道我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，你妈妈在嫁进来的时候就怀了你。”刘冕抬头看她，明明比她小上两岁，却给她一种压迫感，他微微一笑，眼眸很亮，将手按在她的肩膀上，“安澜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”

安澜条件反射地丢开他的手，仿佛是触到了很脏的东西，“刘冕，你疯了！”刹那间，她恍惚闻到了死亡的气息，脑中有重金属重重地击打着她，震得她的耳膜都快要撕裂了。安澜紧拽在手里最后的东西也没有了，她只觉得惊恐，发疯了似的跑。刚才所发生的一切，她接受不了：她不是她爸的女儿，自己的表弟居然亲她，不，是弟弟对自己动了不该有的心思。

安澜选择了W师范大学，W市与家乡一南一北，相隔很远。师范生每个月有几十块的补贴，学费相对也便宜些，到了大学里多接几个家教也能攒点钱，毕业之后工作也比较好找。

无论是一时脑热也罢，想要逃避也罢，总之这个决定就这么定下来了。

对于这个选择，直到通知书发到的时候，表弟和姑姑才知道。姑姑对于她的选择倒没有异议，教师这个职业不错。可是那天晚上刘冕红着双眼，拳头握得很紧，手背上青筋暴起，他冷冷地看着安澜，“你是为了躲我？”

“W是个很美的城市，W师范大学也很好。作为这个家的一分

子，”安澜后退一步，并不看他，把“家”字念得很重，“我有必要替它省钱。”

“安澜，无论你到哪里去，我都会很快追上你。”刘冕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异常狰狞，看得出来他十分生气。此时他已经有一米七五的个子，逼近她俯视，很有压迫感。

“刘冕，我只把你当弟弟，如果你一意孤行，我们连姐弟都没得做。”安澜转身开始收拾行李，“你还小，对我可能只是青春期的迷恋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，我不会放在心上的。”刘冕看着她微微弯下身子，张开双手抱了上去，轻轻地啜泣了一声，“安澜，我是真心的。”

安澜停顿了一下，脸色平静冷漠，将他的手指一点一点掰开，一字一顿道：“刘冕，别毁了你自己也别毁了我。”

安澜到了W市后，找了一个在酒店当服务员的工作，解决了吃饭和住宿问题，也是在这里，她认识了黎成渝。

那是她在这里工作的最后一天，他是她VIP服务包厢里的一名客人，这个包厢只有八名男人，个个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几分高贵的气质——如果他们说话节制一些的话。安澜就站在旁边上菜，听着一些荤话不由得面红耳赤，其中一名男子察觉到了，斜睨了一眼安澜，脸上带着几分不耐烦，“你去外面站着。”

安澜点了点头，正要离开，却突然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，“服务员小姐请等一下，给我倒杯茶好么？”

这是安澜第一次见到黎成渝，眉毛斜飞入鬓，有点霸气，眉毛